

《隋唐演义》“缀集成帙”考

欧阳健

“缀集成帙”，是明清长篇讲史小说成书的主要方式。早在1923年，鲁迅在论述《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时就说过：“……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违，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缀集者，或曰罗贯中，或曰施耐庵，或曰施作罗编，或曰施作罗续。”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明清长篇讲史小说，大多题署为“×××集撰”、“×××编次”，而绝少题署“×××撰著”的。所谓“集撰”、“编次”等等，实际上就是“缀集成帙”。《隋唐演义》及有关作品资料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件探索明清长篇讲史小说成书过程的活标本，仔细剖析这一标本，有助于弄清“缀集成帙”的基本特点，从而获得对于明清小说演进史的较为明晰的认识。

《隋唐演义》是一部“缀集成帙”的作品。褚人获康熙乙亥（1695）《〈隋唐演义〉序》就明白地告诉读者：

……昔蒋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

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

又，英国博物院藏嘉庆乙丑（1805）吴鹤樵评本《绣像隋唐演义》正文第一回题署作：

剑啸阁齐东野人等原本

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

吴鹤市散人鹤樵子参订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此本之题署也清楚地表明：《隋唐演义》是以剑啸阁主人之《隋史遗文》、齐东野人之《隋炀帝艳史》“等”（注意这个“等”字）为原本，由长洲没世农夫（即褚人获）汇编而成的。这正和褚序所谓“合之《遗文》、《艳史》”等语，完全相符。“合”也好，“汇编”也好，就是“缀集成帙”。

但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认识《隋唐演义》抄录《隋史遗文》和《隋炀帝艳史》的简单事实，而还应该进一步探究：《隋唐演义》是如何对前人的作品“荟萃取舍、缀为巨帙”的？其中又有哪些带普遍性的特点？

《隋唐演义》共一百回，前六十六回与《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有极密切的对应关系。为论述的便利，兹列三书对照表于后，以资对比（此表以《隋唐演义》为主，而以《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的相关章回附见。若《演义》同一回中有兼采二书者，以采录之先后次序排列；若二书之同一章回内容分属《演义》之不同章回者，则将无关的回目以括号“（ ）”标出）：

隋唐演义	隋史遗文	隋炀帝艳史
1. 隋主起兵伐陈晋王 树功夺嫡	1. 图夺嫡晋王树功塞 乱源李渊惹恨	1. (隋文皇带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2. 饰名节尽孝独孤蓄阴谋 交欢杨素
2. 杨广施谗谋易位独 孤逞妒杀宫妃	2. 隋主信谗废太子 (张衡造讖危李渊)	1. 隋文皇带酒幸宫妃(独 孤后梦龙生太子) 3. 正储位谋夺太子(侍寝 宫调戏宣华)
3.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2. (隋主信谗废太子) 张衡造讖危李渊	
4. 齐州城豪杰奋身植 树岗唐公遇盗	3. 济州城豪杰奋身植 树岗唐公遇盗	
5.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4.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6.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 定姻一蹶囊秦叔宝穷途 落魄	5. 柴公子舞剑得姻缘 秦解头领文吃担搁	
7.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6.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8.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7. 三义坊当简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9. 入酒肆蓦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8. 入酒肆蓦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续表一

10. 东岳庙英雄染病二 贤庄知己谈心	9. 魏道士留住东岳庙 单员外迎住二贤庄	
11.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10. 樊建威冒雪访行踪 单员外赠金贻祸水	
12.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11. 众捕人大闹皂角林 好汉子缚进潞州府 12. 定罪案发配幽州地 打擂台扬名顺义村	
13. 张公瑾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13. 张公瑾转托二尉迟 秦叔宝解到罗帅府 14. 秦夫人见侄起悲伤 罗公子瞒父观操演	
14.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15. 勇秦琼舞简服三军 小罗成射鹰助一弩 16. 罗元帅作书贻蔡守 秦叔宝赠金报柳氏	
15. 秦叔宝归家侍母齐 国远截路迎朋	17. 单雄信促归秦叔宝 米总管遣贺杨越公 18. 齐国远啸聚少华山 秦叔宝引入永福寺	
16. 报德祠酬恩塑像西 明巷易服从夫	19. 柴郡马留住报德祠 陶苍头送进光泰门 20. 收礼官英雄识气色 (打毬场公子逞豪华)	
17. 齐国远漫兴立毬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21. 齐国远漫兴立毬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20. (收礼官英雄识气色) 打毬场公子逞豪华	
18. 王碗儿观灯起衅宇 文子贪色身亡	22. 长安妇人观灯步月 宇文公子倚势宣淫 23. 老妇人失女诉冤情 众好汉抱愤成义举	

续表二

19.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24. 恣蒸淫太子迷花躬 弑逆杨广篡位	3. (正储位谋夺太子) 侍 寝宫调戏宣华 4. 不发丧杨素弄权三正位 阿摩登极 5. 黄金盒赐同心仙都宫重 召入
20.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 宠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5. (黄金盒赐同心) 仙都 宫重召入 7. 选美女越公强谏 (受矮 民王义净身) 6. 同钓鱼越公恣态挾宫人 杨帝生嗔
21. 借酒肆初结金兰通 姓名自显豪杰	27. 程咬金无处卖柴扒 尤俊达有心劫银枰 28. 长叶林响马自通名 齐州城太守请捕盗	
22. 驰令箭雄信传名屈 官刑叔宝受责	29. 单雄信驰送绿林箭 程咬金踢断杨木板 30. 秦叔宝回官受笞责 (贾润甫接客惹疑猜)	
23.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 辞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30. (秦叔宝回官受笞 责) 贾润甫接客惹疑猜 31. 程咬金酒筵供盗状 秦叔宝烛焰烧捕批	
24.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 母罍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32. 众豪杰登堂祝鹤筭 老夫人受庆饮霞觞	
25. 李玄遼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託浼赃官	33. 李玄遼关节来总管 柴嗣昌请託刘刺史	
26.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续表三

27.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耦	25. 新皇大逞骄奢黔首 备遭涂毒	9. 文皇死报奸雄炀帝大穷 土木 10. 东京陈互戏北海起三山 7. (选美女越公强谏) 受 矮民王义净身
28. 众娇娃剪彩为花侯 妃子题诗自尽		13. 携云傍辇路风流剪彩为 花冬富贵 15. 怨春偏侯夫人自缢 (失 佳人许廷辅被收)
29. 隋炀帝两院观花众 夫人同舟游海		15. (怨春偏侯夫人自缢) 失佳人许廷辅被收 16. 明霞观李北海射鱼 17. 袁宝儿赌歌博新宠 (隋 炀帝观图思旧游)
30. 赌新歌宝儿博宠观 图画萧后思游		17. 袁宝儿赌歌博新宠隋炀 帝观图思旧游
31. 薛冶儿舞剑分欢众 夫人题诗邀宠		18. 耿纯臣奏天子气萧怀静 献开河谋
32. 狄去邪入深穴皇甫 君击大鼠		19. 麻叔谋开河大金仙改葬 20. 留侯庙假道中牟夫遇神 21. 狄去邪入深穴皇甫君击 大鼠
33. 睢阳界触忌被斥齐 州城卜居迎养	34. 牛家集努力除奸睢 阳城直言触忌 35. 徐世勣杯酒论英雄 秦叔宝邂逅得异士	
34. 洒桃花流水寻欢割 玉腕真心报宠		14. 炀帝读史修城庆儿拯君 魔梦 22. 美女宫中春试马奸人林 内夜逢魑 11. 泛龙舟炀帝挥毫清夜游 萧后弄宠

续表四

35. 乐永夕大士奇观清 夜游昭君泪塞		
36.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26. 虞世南诏题诗王令言知 不返
37.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35. 徐世勣杯酒论英雄 秦叔宝邂逅得异士 36. 隋主远征影国郡丞 下礼贤豪	
38. 杨义臣出师破贼王 伯当施计全交		
39. 陈隋两主说幽情张 尹二妃重贬谪	37. 秦叔宝智取涓水来 护儿大战平壤	12. 会花阴妥娘邀宠舞后庭 丽华索诗
40.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 姓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27. 种杨柳世基进谋画长黛 绛仙得宠 28. 木鹅开河金刀斩妖
41. 李玄邃穷途定偶秦 叔宝脱陷荣归	38. 宇文述计报冤仇来 总管力援豪杰 39. 王薄倡众乱山东须 陀一日破四贼 40. 寡敌众潍水成功客 作主祝阿奏捷	
42.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41. 杨玄感愎谏败成李 玄邃轻财脱祸 44. 瓦岗寨雄信重会 (荥阳郡须陀死节)	

续表五

43.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42. 叔宝计全密友宇文 巧陷正人 43. 雪秦琼须陀驰密疏 (保秦母士信反山东)	
44. 宁夫人路途脱陷罗 士信黑夜报仇	43. (雪秦琼须陀驰密 疏) 保秦母士信反山东	
45.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	44. 瓦岗寨雄信重会荣 阳郡须陀死节 45. 祭须陀逢李密战回 洛取仓城	
46. 杀翟让李密负友乱 宫妃唐公起兵	45. 祭须陀逢李密战回 洛取仓城 46. 润甫巧说裴仁基世 勅智取黎阳仓 47. 杀翟让魏公独霸破 世充叔宝建功 48. 唐公晋阳举义李氏 鄠县聚兵	35. (来梦儿车态怡君) 裴 玄真宫人私侍
47. 看琼花乐尽隋终殉 死节香销烈见	50. 化及江都弑主魏公 永济鏖兵	32. 方士进丹药宫女竞冰盘 29. 静夜闻谣清宵玩月 39. 宇文谋君贵儿骂贼 40. 弑寝宫炀帝死 (烧迷楼 繁华终)
48. 遣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40. (弑寝宫炀帝死) 烧迷 繁华终
49.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 许君臣马上缔姻缘吴越 反成秦晋		
50.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34. (赠光陵萧后生妒) 不 荐寝罗罗被嘲

续表六

51.真命主南牢身陷奇 女子巧计龙飞		
52.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53.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52.世充诡计败魏公 (玄邃反覆死熊耳)	
54.释前仇程咬金见母 受恩践死誓王伯当为友 捐躯	52.(世充诡计败魏 公)玄邃反覆死熊耳	
55.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唁服军心	53.秦叔宝失主归郑程 知节决意降唐 52.(世充诡计败魏 公)玄邃反覆死熊耳	
56.啖活人朱灿兽心代 从军木兰孝父		
57.改书东宫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58.窦建德谷口被擒徐 懋公草庐订约	58.秦王虎牢扼要建德 汜水就擒 57.秦王兵围洛阳郑王 求救夏主	

续表七

59. 狠英雄犴牢聚首奇 女子凤阁沾恩	59. 羽翼孤郑王面缚交 情深叔宝割股	
60. 出图圈英雄惨戮走 天涯淑女传书	59. 羽翼孤郑王面缚交 情深叔宝割股	
61. 花又兰忍爱守身寡 线娘飞章弄美		
62. 众娇娃全名全美各 公卿宜室宜家		
63. 王世充忘恩复叛秦 怀玉剪寇建功		
64. 小秦王宫门挂带宇 文妃龙案解诗		
65. 赵王雄踞龙虎关周 喜霸占鸳鸯镇		
66. 丹霄宫嫔妃交潘玄 武门兄弟相残	60. 二憨除秦王即真百 战勋秦琼锡爵	

由上表可以看出,《隋唐演义》前六十六回中,竟有三十五回袭用《隋史遗文》,占总回数的53.03%;有十回袭用《隋炀

帝艳史》，占15.15%；另有七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缀联而成，占10.6%。而属于褚人获新增补的，最多十四回，占21.21%。这证明褚人获序中所说“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的话，是很诚实的，绝没有掠人之功的用心。

从总体上看，褚人获是以《隋史遗文》为缀集工作的主要骨架的。《遗文》全书六十回，被采入《隋唐演义》的有五十五回，达91.66%。除第25回“新皇大逞骄奢，黔首备遭涂毒”（为《演义》第27回内容）移至第33回“李玄邃关节来总管，柴嗣昌请託刘刺史”（为《演义》第25回内容）之后外，其原来叙事顺序均未打乱。而对于《隋炀帝艳史》的材料，则往往根据行文的需要，任意取舍穿插。本来，《隋史遗文》以秦叔宝为主角，偏重于一班兴唐的功臣，《隋炀帝艳史》以隋炀帝为主角，偏重于隋宫中一群后妃美人，合此二者，方成《隋唐演义》之全璧。然而，由于以《遗文》为骨架的格局已定，则势不能再顾及《艳史》原先之结构，故凡《艳史》材料之入选，就只得打乱其固有之次序。比如陈隋两主说幽情事，在《艳史》为第12回，事接炀帝花荫私幸妥娘之后，而《演义》却将此一情节移置于第39回群雄蜂起，而炀帝犹自点选游幸广陵宫人之际，此时写炀帝与陈后主幽魂相会，骂其为亡国之人，后主回敬道：“你的壮气能有几时？敢欺我是亡国之君？只怕你亡国时，结局还有许多不如我们。”就更有深意。又如《艳史》第29回“清宫玩月”，本为炀帝初临扬州时事，《演义》移置于第47回“看琼花乐尽隋终”即炀帝遭弑之前，寓“乐尽隋终”之意，也是高明之着。

在某些章节中，褚人获又将《遗文》与《艳史》的有关内容缀联为一体，或前后相续，或因果相关，有的甚至选择各书的现成文句，交织成篇。如《演义》第19回“恣蒸淫赐盒结同心”，就是合《遗文》第24回“恣蒸淫太子迷花”与《艳史》第3回“侍寝宫调戏宣华”，第4回“三正位阿摩登极”和第5回“黄金盒

赐同心”的文句而成。现录《演义》此回开头一段文字于后（与《遗文》相同的文字，不标符号；与《艳史》第3回相同的文字，下标单线（“——”）；与《艳史》第4回相同的文字，下标双线（“= ”）；《演义》添加的文字标方括号（“〔 〕”）：

一日清晨入宫，恰好宣华夫人在那里调药与文帝吃。太子看见宣华，慌忙下拜。夫人回避不及，只得答拜。拜罢，夫人依旧将药调了，拿到龙床边，奉与文帝不题。却说太子当初要谋东宫，求宣华在文帝面前帮衬，曾送她金珠宝贝，宣华虽曾收受，但两边从未曾见面。到这时同在宫中侍疾，便也不相避忌。又陈夫人举止风流，态度闲雅，正是：

肌如玉琢还输腻，色似花妖更让妍。

语处莺声娇欲滴，行来弱柳影蹁跹。

〔况他是金枝玉叶，锦绣丛中生长，说不尽他的风致。〕太子见了，早已魂消魄散，如何禁得住一腔欲火？立在旁边，不转珠的偷眼细看，但在父皇之前，终不敢放肆。

不期一日又问疾入宫，远远望见一丽人，独自缓步雍容而来，不带一个宫女。太子举头一看，却是陈夫人，他是要更衣出宫，故此不带一人。太子喜得心花大开，暗想道：“机会在此矣！”当时吩咐从人：“且莫随来！”自己尾后，随入更衣处。那陈夫人看见太子来，吃了一惊道：“太子至此何为？”太子笑道：“也来随便。”陈夫人觉太子轻薄，转身待走，太子一把扯住道：“夫人，我终日在御榻前与夫人相对，虽是神情飞越，却似隔着万水千山。今幸得便，望夫人赐我片刻之间，慰我平生之愿。”……夫人体弱力微，太子是男人力大，正在不可解脱之时，只听得宫中一片传呼道：“圣上宣陈夫人！”此时太子知道留他不住，只得放手道：“不敢相强，且待后期。”夫人喜得脱身，早已衣衫皆皱，神色惊惶，〔太子只得出宫去了。〕陈夫人稍俟喘息宁定，入

宫，知是文帝朦胧睡醒，从他索药，不敢迟延，只得忙忙走进宫来。不期头上一股金钗，被帘钩抓下，刚落在一个金盆上，咣的一声响，将文帝惊醒。开眼看时，只见夫人立在御榻前，有慌张的模样。文帝问道：“你为何这等惊慌？”夫人着了忙，一时答应不出，只得低了头去拾金钗。文帝又问道：“朕问你为何不答应？”夫人没奈何，只得乱应道：“没，没有惊慌。”文帝见夫人光景奇怪，仔细一看，只见夫人满脸上的红晕，尚自未消，鼻中有嘘嘘喘息，又且鬓松发乱，大有可疑，便惊问〔：“你为何这般光景？”夫人道：“我没，没有什么光景。”文帝〕道：“我看你举止异常，必有隐昧之事，若不直言，当赐尔死。”夫人见文帝大怒，只得跪下说道：“太子无礼。”文帝听了这句，不觉怒气填胸……

此段文字，忽而抄《遗文》，忽而抄《艳史》，颇弄得熨贴自如。其中陈夫人闻文帝索药饵，《遗文》原文是：

……那文皇把那朦胧病眼一看，好似：摇摇不定风敲竹，惨惨无颜雨打花。若道是偷闲睡了起来，鬓该乱，衣服该绉，脸色不须变得；若道因宣唤来迟吃惊，脸也不消如此失色，衣服鬓发，又不该乱，便问道：“为甚作此模样？”此时陈夫人也知道隋主病重，不欲得把这件事说知恼他，但一时没甚急智遮掩，只得说一声道：“太子无礼。”

褚人获不取《遗文》，而用《艳史》头钗被帘钩抓下，落在金盆，发出响声的细节描写，确能择善而从，使文章更为生色。

在缀集过程中，还免不了改作与删削。有些改动，纯粹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如第1回改“虏马”为“人马”，“虏兵”为“隋兵”之类。有的则是为了使内容更切合史实，如第2回“独孤逞妒杀宫妃”，系采用《艳史》第1回“隋文皇带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的文字，又稍作改动的。《艳史》谓文帝平了江南，立杨勇为太子，其时独孤后有孕在身，“将及分娩”，文帝故得近尉迟氏。《演义》则改分娩为“偶得微疾”，甚是。按杨广于开皇元年即立为晋王，时年十三。从军伐陈，又为行军元帅，决不可能待至平陈以后方出生。又如《演义》第4回“齐州城豪杰奋身”，改《遗文》第3回“济州”为“齐州”，按隋“济州”在山东茌平西南，“齐州”方为济南。但也有改得不好的，大多是叙事方面的，如《遗文》第3回写秦琼：“更喜虽丧乱之余，家中尚有积蓄，得以散财结客，济弱扶危。”《演义》第4回改为：“更喜新娶妻张氏，奁中颇有积蓄，得以散财结客，济弱扶危。”甚觉无谓。《遗文》第2回写杨素“不时在隋主前，道太子些过失。日前宦官宫妾在隋主前搬斗是非，隋主还在疑信间；这番是杨素的言语，越发信了。”《演义》第2回改作：杨素“不时在隋主前搬斗是非，又日令宦官宫妾，乘隙进谗，冷一句，热一句，说他不好的去处。”将两层意思改作一层，已觉逊色，况杨素外臣，何能“日令”宦官宫妾乘隙进谗？类似改坏之处，亦复不少。

对于原作文句的删削，在《演义》比缀集成帙时更是大量存在的现象。袭用《遗文》的部分，有十三回的内容与之逐回对应，就中已有所删削；另有十九回，则是把《遗文》的两回并作一回，删削程度更甚。一般来说，删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压缩篇幅。如《演义》第32回“狄去邪入深穴，皇甫君击大鼠”合《艳史》第19回“麻叔谋开河，大金仙改葬”、第20回“留侯庙假道，中牟夫遇神”、第21回“狄去邪入深穴，皇甫君击大鼠”三回而成，以后一回为主，回日照用，对前二回则大为删削，如过陈留，张良显灵事，原文万余字，删剩164字。又如《演义》第41回将《遗文》第39、40两回压缩为345字，都堪作小说版本史上经常出现的“删繁为简”的典型例子。由于主要从篇幅压缩着

眼，所以《演义》的删削除少数外，大多不甚得宜。如《演义》与《遗文》皆有宇文述託段达贿赂东宫幸臣姬威伺太子动静，又授段达密计道：“临期如此如此”等语，但《演义》后文却删却了隋主将东宫官唐会则送大理寺勘问，段达恐吓姬威出了张首状的大段文字，这就使上文那一段“密计”的叙述变得毫无必要了。又如《遗文》第14回写罗艺与夫人的对话，而《演义》删去了罗艺“河东是河东，山东是山东”及容易忘事，揭开文书等，人物的声口、情态，均较前逊色。又如《遗文》第19回写秦叔宝、王伯当等四人来至报德祠，见柴绍在伞下监工：

……叔宝道：“林下士夫黄伞打得，却用不得那面硬牌。用这两面虎头牌，却就是个现任官了。那做官的，是个少年人，我弟兄四人，貌堂堂的走上去，与他见礼好还是不见礼好？刚则取祸，柔则取辱。”伯当道：“兄讲得有理，我们与他荣辱无干，只是后边向长老僧僧房住就罢了。”

《演义》第16回将此103字删成44字：

……叔宝道：“用这两面虎头硬牌，想是现任官员。今我兄弟四人走上去，与他见礼好，还是不见礼好？”伯当道：“兄讲得有理。”

不仅把秦叔宝“委身公门，知高识下”的性格抹平了，连下文王伯当的“兄讲得有理”也不知为何所云。

整回整回的割舍，也是一种删削，但与文句上的删繁为简根本不同，已经是对于情节的变更和主题思想的修正。《隋史遗文》共六十回，其中被《演义》完全舍弃的只有五回：

- 第49回 李密结盟唐公 叔宝力救李靖
- 第51回 世充擅政杀文都 知节力战救行俨
- 第54回 寇河东武周入犯 战美良叔宝竖功
- 第55回 降敬德河东大定 救李艺兄弟相逢
- 第56回 士信枪挑玄应 尉迟槊刺雄信

秦叔宝是《隋史遗文》的主人公，也是《隋唐演义》的主人公之一。《遗文》第49回写叔宝奉李密之命，前往与唐公结盟，这一情节不论从全书的结构还是从表现叔宝的性格看，都是极为重要的。褚人获为什么竟然要加以割舍呢？我以为，这同他自己所要添加的情节有关。《演义》第51回“真命主南牢身陷，奇女子巧计龙飞”，暂且还不能确证袭自何书，姑以褚氏之增补视之。此回编造了一个带传奇性的故事：秦王征王世充至洛阳，射猎于邙山，被程知节所擒，身陷南牢。秦琼急欲解救（这是《演义》中秦琼与秦王第一次见面），终得狱官之女徐惠嫔之助，救出秦王。褚人获因偏爱此段故事，不得不舍去秦琼出使唐营这一重要情节。然而，《演义》删削了李密与唐公结盟、唐公故作推尊的内容，到了《演义》第53回“弃徐勣李玄邃归唐”中写到“李密想起当日希图作盟主，就是唐帝何等推尊，谁知一旦失利，却俯首为他臣子，心中无限不平”一段话，就失去了照应。这正是所有以“缀集成帙”方式成书的小说的通病。又，《遗文》第55回也是重要的文字，此回写叔宝救李艺（即罗艺），与罗老夫人相逢，“天涯骨肉终相聚，只是相逢更白头”，又交代了罗成、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等人的结局。《演义》因为要褒扬窦建德，复大写罗成与窦线娘、花又兰姻缘事，势不能不删去此回。

《隋炀帝艳史》之为褚人获所舍弃的章节就更多了。有些堪称为“为删繁而改作”，如第23回“陶榔儿盗小儿”事，《演义》改从秦叔宝经历中侧面写出，《艳史》第24回麻叔谋梦宋襄公赠金改河道事，亦由正面描写改为从麻叔谋口中叙出，篇幅自然大为省缩。值得注意的是，《艳史》从第30回起，细写“任意车处女试春”、“乌铜屏美人照艳”、“方士进丹药”、“宫女竞冰盘”等，写炀帝之荒淫无耻，至于极点，《演义》统统删去，虽减少了这些秽笔，几乎洗净了炀帝的兽欲淫心，但只剩了一个“风流君王”、“多情天子”的躯壳。

褚人获对于前人的著作，主要是“缀集成帙”，但也有增补创新的一面。上文已经约略提到，他的“取舍”，并非漫无定准，实与其所欲之“增补”，有着内在的联系。弄清这一点，我们方可对褚人获的文学活动，作出恰当的评判。

《隋唐演义》增补的主要内容，十九与女子有关。现择其要者于后：

一、第1回叙隋主平陈之后，岭南石龙夫人洗氏起兵及其后归隋事，本《隋书》卷八〇《列女传·谯国夫人》与《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妇人一·洗氏》。

二、第6回“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袭《遗文》唐公与夫人说知，要聘柴绍为婿，新增二千余字，中有夫人“此子虽你我中意，但婚姻系百年大事，须与女儿说知方妥”。小姐正容道：“百年配合，荣辱相关，倘或草草，贻悔何及？”等语，以及小姐与柴嗣昌相见，排阵以试其能的曲折描写。

三、第7回叙秦叔宝落魄潞州，增写高姓老妇人设膳款待事，又写叔宝自思：“惭愧我秦琼出门，不曾撞着一个有意思的朋友，反遇着两个贤明的妇人，消释胸中郁抑。”（另一个贤明妇人指柳氏）

四、第11回“乞灵丹单雄信生女”，增单雄信得番僧所赠丸药，产下一女，取名爱莲，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新故事。

五、第16回“西明巷易服从夫”，增红拂慕李靖少年英俊，易服夜奔，及与虬髯结拜之事，本杜光庭《虬髯客传》。然张氏自谓“妾逢李郎，终身有托，原非贪男女之欲”，虬髯亦赞许“此女子行止非常，亦人中龙虎”，皆为褚氏所增。

六、第26回“窦小姐易服走他乡”，增窦建德之女线娘“色艺双绝，好读韬略，闺中时舞一剑，竟若游龙”，因朝廷点选绣女，窦小姐改装男子，潜往他乡诸事。

七、第30回“赌新歌宝儿博宠”，增众夫人寻来，炀帝藏于

厨内，众夫人欲劫袁宝儿去之事。

八、第31回“众夫人题诗邀宠”，增众夫人题诗，炀帝一一评论事。

九、第34回“割玉腕真心报宠”，增朱贵儿割臂上肉医炀帝事，且写了朱贵儿一大段议论：“大凡人做了女身，已是不幸的了，……谁想遇着这个仁德之君，使我们时傍天颜，朝夕宴乐。”

“……怎能如当今万岁情深，个个体贴得心安意乐，……不想于今遇着这个病症，看来十分沉重，设有不讳，我辈作何结局？不为悍卒妻，定作骄兵妇！”

十、第35回“乐永夕大士奇观，清夜游昭君泪塞”，增炀帝与贵儿设誓事：

……炀帝见他说得激烈，也就落下几点泪来道：“美人，你既如此忠贞明义，朕愿与你结一来生夫妇。”就指天设誓道：“大隋天子杨广与美人贵儿朱氏，情深契爱，星月为证，誓愿来生结为夫妇，以了情缘。如若背盟，甘不为人，沉埋泉壤。”朱贵儿见炀帝立誓，慌忙跳下马来俯伏在地，听见誓完，对天告道：“皇天在上，朱贵儿来生若不与大隋天子同荐衾枕，誓愿甘守幽魂，不睹天日。”

十一、第36回“爱莲亭袁宝儿轻生”，增写炀帝因袁宝儿观虞世南草诏，大有怜才之意，欲将宝儿赐与虞世南（《艳史》原为：“炀帝先见虞世南草诏称旨，心中十分爱他，便要加升官职；后因他题诗敏捷，大胜于己，忽然又忌起才来，故连金帛也不曾赏赐，只说了两句好听话儿，遂打发出来”，未有将袁宝儿赐之事。）“袁宝儿见说，登时花容惨淡，默然无语……不认炀帝作耍，他反认天子无戏言，故此自恨，悄悄走出，竟要投水而死，以明心迹。”

十二、第41回“李玄邃穷途定偶”，增李密穷途与王雪儿定亲事，王雪儿“自幼不喜女工，性耽翰墨，颇晓音律”，见李密

仪表不凡，属意于李：“不独欺班羞谢，别有文情蕴藉。霎时相遇，惊人诧，说甚雄心罢？”

十三、第47回“殉死节香销烈见”，叙朱贵儿骂贼被杀后，又增写袁宝儿对炀帝道：“陛下常以英雄自许，至此何堪恋恋此躯，求这班贼臣！人谁无死，妾今日之死于万岁面前，可谓死得其所矣。妾先去了，万岁快来！”自刎而死（《艳史》则谓宝儿已从宇文化及）。

十四、第48回“破花容四夫人守志”，增写炀帝遭弑，四夫人毁容守节事。其狄夫人答杨义臣道：“老将军莫谓忠臣义士，尽属男子，认定巾幗中多是随波逐浪之人！”回中又议论道：“炀帝一生，每事在妇人身上用情，行动在妇人身上留意，把一个锦绣江山，轻轻弃掷，不想突出感恩知己、报国亡身的几个妇人来，殉难捐躯，毁容守节，以报钟情，香名留史。”

十五、第49回“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增写窦线娘与罗成马上缔姻事，突出“天生一种非常之人，必有一种意外会合”。

十六、第50回“设宫宴曹后辱萧后”，增写窦建德妻曹后三军损折之后，劝窦建德“下诏罪已，去尊号，减御膳，素袍白马，与死者发丧，周给其家属，赏功罚罪，以安众心”，又写曹后与萧后相会对答，褒美众人之殉节，讽刺萧后之苟安。

十七、第51回“真命主南牢身陷，奇女子巧计龙飞”，增写李世民身陷南牢，为狱官之女徐惠嫔所救事。

十八、第56回“代从军木兰孝父”、第57回“改书束窦公主辞姻”、第59回“奇女子凤阁沾恩”、第60回“走天涯淑女传书”、第61回“花又兰忍爱守身”、第62回“众娇娃全名全美”，增写了花木兰、花又兰姊妹的故事。花木兰代父从军，与窦线娘结为姊妹。木兰道：“人世上可为之事甚多，何必屑屑拘于枕席之间！”后木兰受托为线娘传书，为可汗所逼，自刎而死。其妹花又兰遵嘱改装往罗成处送信，忍爱守身，终与罗成结为婚姻，

赞美“天地间好名尚义之事，惟在女子的柔肠认得真，看得切”。

十九、第58回“徐懋公草庐订约”，增写徐懋公与袁紫烟订姻事。徐懋公为唐家佐命功臣，袁紫烟系隋宫贵人，颇晓天文经纬度数。“才学阉范，在男子多所未见”，与徐懋公恰为一对，“阉内阉外，皆可为国家之一助”。

二十、第60回“出圉圉英雄惨戮”，增写秦琼之母闻单雄信即将问斩，道：“单员外这一个有恩有义的，不意今日到这个地位，老身意欲到他跟前去拜他一拜，也见我们虽是女流，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亲往法场哭拜。

《演义》第67回开首云：“古人云：唯妇人之言不可听。

《书》亦戒曰：唯妇言是听。似乎妇人再开口不得的；殊不知妇人中智慧见识，尽有胜过男子。”从第1回“古今女将第一”洗氏夫人起，褚人获笔下的巾帼豪杰，贤明妇人，大都神彩飞动，跃然纸上，证明褚人获的增益，正是为了贯串“妇人中智慧见识，尽有胜过男子”的思想。以此为准则，褚人获不惜对《遗文》和《艳史》进行两项重大的改作：一是将《艳史》中有关炀帝的秽笔大加删削，将近乎兽性的虐待狂的昏君，变成了才情风流的天子，竭力渲染他与妃子之间的和谐情事，目的是为了突出一班“有才之女，生在一时”，并映衬朱贵儿、袁宝儿之死节、四夫人之守志的价值。一是对《遗文》中关于窦建德“愎谏逞强”的性格作了根本改动，塑造了一个“节用爱人，保护赤子，外有良臣，内有贤助，齐家治国，颇称善全”的英主的形象，对他的失败，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嗟叹，其用意也是为了突出曹后与窦线娘两位胜过男子的完美的女性形象。有些文学史著作责备《隋唐演义》“把许多罪恶归咎到女子身上”，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客观地说，褚人获的妇女观，显示了民主的进步的因素，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但从历史小说的创作来说，由于过分偏爱女性的故事，过分偏爱褒扬女性的美德，就必然冲突了历史的严峻

色彩，失却了深沉的历史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不免歪曲了历史的本质，尤其是在美化隋炀帝的问题上，较之《遗文》与《艳史》，应该说是一种倒退。

《隋唐演义》前六十六回“缀集成帙”的情况如上，剩下的三十四回，情况又是如何呢？它是不是褚人获的个人创作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隋唐演义》与《混唐后传》二书的关系问题。

《混唐后传》，一名《混唐平西传》，又名《征西演义全传》，八卷三十二回，卷首五回，题“竟陵钟惺伯敬编次”、“温陵李贽卓吾参订”，清芥子园刊本。谭正璧有“或以为系明万历刊本，不确”之说（《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异说征西演义全传》条谓：“自褚人获六十八回钞起，省略马宾王萧后事，凭空捏出薛仁贵征西一事。第十一回以下全袭褚书第七十回以下文。”断定此书袭自《隋唐演义》，似不无道理；但考虑到《隋唐演义》前六十六回之“缀集成帙”的成书方式，终难令人遽然相信《演义》后三十四回会出自褚氏之创作而不是袭自他书。为论证方便起见，谨列《演义》与《混唐后传》对照表于后：

《 隋 唐 演 义 》	《 混 唐 后 传 》
67.女贞庵妃主焚修雷塘墓夫妇殉节	
68.成后志怨女出宫证前盟阴司定案	卷首 1.长孙后放女出宫唐太宗魂游地府
69.马宾王香醪濯足隋萧后夜宴观灯	2.唐俭奉诏选秀女（两辽遣使下战书）
70.隋萧后遗柩归坟武媚娘披缁入寺	卷一 2.（仁贵保驾回长安）媚娘披缁入尼寺

续表一

71.武才人蓄发还宫秦郡君建坊邀宠		3.冯小宝行淫禅寺武媚娘蓄发还宫
72.张昌宗行雉幸太后冯怀义建节抚硕贞		4.昌宗受荐幸太后仁贵统兵战硕贞
73.安金藏剖腹鸣冤骆宾王草檄讨罪	卷二	5.安金藏剖腹鸣冤骆宾王草檄讨罪
74.改国号女主称尊闯宾筵小人怀肉		6.武太后女主称尊狄仁杰解梦迎帝
75.释情痴夫妇感恩伸义讨兄弟被戮		7.昌宗诬害魏文忠张说赠妾贾全虚
76.结彩楼嫔御评诗游灯市帝后行乐		8.结彩楼嫔御评诗游灯市帝后行乐
77.鸩昏主竟同儿戏斩逆后大快人心	卷三	9.鸩昏主竟同儿戏斩逆后大快人心
78.慈上皇难庇恶公主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10.上皇难庇恶公主张说不及死姚崇
79.江采苹恃爱追欢杨玉环承恩夺宠		11.江采苹恃爱追欢杨玉环承恩夺宠
80.安禄山入宫见妃子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12.赤心儿入宫见妃秦国祯赴试遇仙

续表二

81. 纵嬖宠洗儿赐钱惑君王对使剪发	卷四	13. 唐玄宗洗儿赐钱杨玉环对使剪发
82.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高力士进谗议雅调		14. 李白应诏答番书力士进谗议雅调
83.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15. 逍遥学士识英雄误用番人作藩镇
84. 幻作戏屏上婵娟小游仙空中音乐		16. 幻作戏屏上婵娟小游仙空中音乐
85.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卷五	17. 罗公远寄蜀当归安义儿用番将士
86. 长生殿半夜私盟勤政楼通宵欢宴		18. 长生殿半夜私盟勤政楼通宵欢宴
87. 雪衣娘诵经得度赤心儿欺主作威		19. 雪衣娘诵经得度赤心儿欺主作威
88. 安禄山范阳造反封常清东京募兵		20. 安禄山范阳造反封常清东京募兵
89. 唐明皇梦中见鬼雷万春都下寻兄	卷六	21. 唐明皇梦中见鬼雷万春都下寻兄
90.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遭妒忌哥舒翰丧师		22. 颜真卿忠贞起义哥舒翰疑忌丧师

续表三

91.延秋门君臣奔窜马嵬驿兄妹伏诛		23.杨国忠劝帝幸蜀唐明皇赐妃自尽
92.留灵武储君即位陷长安逆贼肆凶		24.留灵武储君即位陷长安逆贼肆凶
93.凝碧池雷海青殉节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卷七	25.凝碧池海青殉节普施寺摩诘吟诗
94.安禄山屠肠殒命南霁云啖指乞师		26.安禄山屠肠殒命南霁云啖指乞师
95.李乐工吹笛遇仙翁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27.李暮石上逢怪虎老翁吹笛惊蛟龙
96.拼百口郭令公报恩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28.郭令公上表报恩广平王立功奏绩
97.达奚女钟情续旧好采苹妃全躯返故宫	卷八	29.达奚盈盈续旧好江妃采苹返故宫
98.遗锦袜老姬获钱听雨铃乐工度曲		30.得画像上皇题诗遗锦袜老姬获钱
99.赦反侧君念臣恩了前缘人同花谢		31.唐肃宗赦念臣恩江梅妃人同花谢
100.迁西内离间父子情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32.迁西内离间父子遣鸿都结证隋唐

由上表可见,《隋唐演义》与《混唐后传》合拍的程度,较《遗文》、《艳史》为尤甚。《混唐后传》除卷首第2回“唐俭奉诏选秀女,两辽遣使下战书”、第3回“仁贵统兵征辽西,保童献计困大唐”、第4回“苏保童刀伤仁贵,薛丁山箭敌保童”、第5回“薛仁贵辽西认子,陈金定计杀辽婆”,及卷一第1回“金莲作法救丁山,青云领兵战金莲”、第2回“仁贵保驾回长安,媚娘披缁入尼寺”之上半回为《隋唐演义》所无外,其余部分,几乎逐回与《演义》合(亦有数回起迄不同)。二书之间存在着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是毫无问题的。那么,究竟是谁抄谁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版本入手。《隋唐演义》最初刊本为四雪草堂本,首康熙乙亥(1695)褚人获序。1695年,是《隋唐演义》问世的上限,这一点是确定的。而《混唐后传》问世的时间则不易确定,此书现存芥子园刊本,按芥子园为李渔(1611—1680以后)在南京之别墅,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婿沈心友请王概编成《芥子园画谱》初集,康熙四十年(1701)又编成二、三集刊行。据此,至少不能遽然断定《混唐后传》刊刻年代一定晚于《隋唐演义》,更何况并无证据表明现存的《混唐后传》就是初刻本,它刊刻的上限尚难断定,谭正璧所谓“或以为系明万历刊本”,不知何指,然从《后传》与《演义》之避讳与否看,其中似有重大的差别存在:

一、《后传》卷首第1回:“锦衣卫挥使韦玄贞”,“玄”字不讳,《演义》第68回为“元贞”。

二、《后传》卷一第3回:“房玄龄”,“玄”字不讳,《演义》第71回为“房元龄”。

三、《后传》卷四第16回:“通玄先生”,“玄”字不讳,《演义》第84回为“通元先生”。

四、《后传》卷六第21回:“头戴玄冠”,“玄”字不讳,《演义》第89回为“头上元冠翘曲”。

五、《后传》卷六第27回：“陈玄礼”，“玄”字不讳，《演义》第91回为“陈元礼”。

据上五例“玄”字之避讳与否，至少可证明《后传》之刊刻当在康熙之前，比《演义》为早。又《后传》卷之一第二回云：“…若说开国之君，闺门不正，莫过于汉唐；闺门之正，自古到今，莫过于我明矣。太祖开基，传十六朝帝王，宫关之严，莫与为比也。”更是此书出明末人之手的明证。

再从回目看。《后传》卷首第1回回目为：“长孙后放女出宫”，《演义》第68回回目为：“成后志怨女出宫”，都表明放女出宫乃长孙后之“志”。《后传》云：

……皇后见众宫女情景，甚觉可悯，因对太宗道：“妾想陛下一人，精力有限，何苦用着这许多人伺候，使这班青春女子，终身禁锢宫中，何不将此辈放些出去，使他们归宗择配，完他下半世受用。”太宗笑道：“御妻之言是也。”

而《演义》则作：

……太宗道：“朕想天子一人，就是御嫔，像朕不过三四人足矣，精力有限，何苦用着这许多人伺候，使这班青春女子，终身禁锢宫中。”徐惠妃道：“看他们情景，原觉可怜。”太宗对皇后道：“御妻，朕欲将此辈放些出去，让他们归宗择配，完他下半世受用。”皇后笑道：“恩威悉听上裁，妾何敢仰参；不要说真个放他们出去，就是这点念头，亦是一种大阴德。”太宗笑道：“朕岂戏言耶！”

同样的一番话，一出自皇后，一出自太宗，然如《演义》所叙，皇后是一个“恩威悉听上裁，妾何敢仰参”的驯服工具，又有何“志”可言。循名责实，当以《后传》所写为早，方合逻辑，褚人获为突出太宗阴德，故作了更动，还把皇后的怜悯之心，移之于他心爱的徐惠妃身上——须知徐惠妃恰是褚氏对于《遗文》的增添。

《演义》第70回为“武媚娘披缁入寺”，第71回为“武才人蓄发还宫”。武媚娘方“披缁入寺”，旋“蓄发还宫”，接榫太紧，缺少中间环节。而《后传》卷一第3回为“冯小宝行淫禅寺，武媚娘蓄发还宫”，中叙冯小宝禅寺行淫事，似更舒缓自然。

又，《演义》之回目，往往比《后传》更工，更富文彩。如《后传》第10回“上皇难庇恶公主，张说不及死姚崇”，《演义》第78回为“慈上皇难庇恶公主，生张说不及死姚崇”；《后传》第15回“逍遥学士识英雄，误用番人作藩镇”，《演义》第83回为“施青目学士识英雄，信赤心番人作藩镇”；《后传》第22回“颜真卿忠贞起义，哥舒翰疑忌丧师”，《演义》第90回为“矢忠贞颜真卿起义，遭妒忌哥舒翰丧师”，等等，都可视为后出之《演义》对回目的加工和提高。《后传》第15回回目中之“逍遥学士”语，乃玄宗赐李白敕中语，用为回目，固为本色。而对仗工稳之“施青目……”云云，当系后出之文。《演义》中又有李白“临行之时，又谆属哥舒翰青目郭子仪”，《后传》无此数字。“施青目”本为李白施之于郭子仪，此又嘱哥舒翰再施之，不过要坐实回目中“施青目……”语而已。

再从情节看。《演义》第68回结末云：“遂差唐俭往民间点选良家女子，年十四五岁者，止许百名，预使太常卿祖孝孙教习音乐，将近四五月，唐俭选秀女回来，太宗散给后宫，止选武媚娘为才人，安顿福绥宫，宠幸无比。”唐俭事《后传》有“唐俭奉诏选秀女”专回详写，此处仅冒然一提，当为刊落无疑。《演义》第72回“冯怀义建节抚硕真”中叙冯怀义告武则天陈硕真造反事，“正说时，只见象州刺史薛仁贵，申文请发兵讨陈硕真……”，《后传》此回回目作“仁贵统兵战硕真”，是有关薛仁贵的一系列情节中的一件。《演义》第82回又写王忠嗣奏道：“昔太宗皇帝三征高丽，财力俱竭，至高宗皇帝时，大将薛仁贵以数十万雄兵，大小数十战，方才奠定……”。然通观《演义》全

书，竟无只字写薛仁贵征东之事。这些都可说明薛仁贵的事在原先是有的，只是被褚人获弃置而已。又如《后传》第6回“武太后女主称尊”，写游艺耸谏天后说：“李孝逸大败敬业，今敬业已授首矣，陛下宜更改国号，立武承嗣为太子。”而《演义》第74回“改国号女主称尊”仅作：“游艺耸谏太后，更改国号，又请立武承嗣为太子”，对平定徐敬业倡乱事竟毫不提及，而上一回，二书皆为“骆宾王草檄讨罪”，对徐敬业之起兵，大事渲染过的。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竟漏脱如此重大历史事变的结局，只能证明是后出的《演义》之刊落所致。

再从文句看，《演义》一般较《后传》为详，这与《演义》之删削压缩《遗文》、《艳史》的情况正好相反，若以删繁为简为通例，则似当以《演义》为早方是。但《后传》也有较《演义》为详处，如：

一、《演义》第80回叙状元秦国桢为达奚盈盈所留，闻高力士奉旨查访消息，“国桢听罢，忙向夫人跪告道：‘好夫人，救我则个。’夫人一把拖起道：‘这为怎的？’”而《后传》第12回则作：“国桢闻言，忙跪下道：‘好夫人，救我则个。’夫人扶起道：‘我的亲哥，这为怎的？’”多“我的亲哥”四字，颇为生色。

二、《演义》第91回“马嵬驿兄妹伏诛”有：“是夜宿金城馆驿，甚是不堪。”而《后传》第23回则作：“是夜宿金城馆驿，官民皆走，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无分贵贱。”描写具体生动。

《演义》第82回“李谿仙应诏答番书”，《后传》第14回“李白应诏答番书”，都系《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谿仙醉草吓蛮书》而来。试看文中李白醉写《清平调》，《警世通言》作：

“……白带醉一挥，立成三首：其一曰：云想衣裳花想容，……其二曰：一枝红艳露凝香，……。其三曰：名花倾国两相欢，……

沉香亭北倚栏杆。”《后传》为：“李白领命，即赋《清平调》三章呈上”，而《演义》则作：“李白领命，不假思索，立赋《清平调》一章呈上”，然后夹叙玄宗之品评，乐工之吹唱，分三次写出。故《演义》之文，当为后出者。

《混唐后传》，如前所述，并非最早之刊本，或者在其之前，尚有更繁之《后传》，乃至《全传》在。《隋唐演义》之所取资，或者即是该本。反之，亦可能是褚人获在缀集的过程中，为了全书各回篇幅的匀称，也为了表达他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也可能对《后传》作了较大的丰富，如《演义》第72回写武则天闻陈硕真就是怀清，命怀义前去招安，较《后传》多了一段对话：

……太后笑道：“我说那里有这样斗气的女子，原来果是令姊。”怀义亦笑道：“罢了，男人无用的了，怎么一个柔弱女子，便做得这个田地？”太后笑道：“这样话只算得放屁！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难道女子只该与男子践如敝屣的？我前日的意思，建官分职，原要都用女子，男人只充使令；举朝皆妇人，安在不成师济之盛？”

在这里，不是清晰地听到了褚人获在前六十六回通过增补所一再喊出来的声音么？总之，情况尽管比较复杂，但基本上可以认定《隋唐演义》的后三十四回，亦主要是缀集《混唐后传》（包括它的祖本）及其他材料（如唐太宗魂游地府、马周香醪濯足等）而成的。也就是说，它的成书方式，与前半部是大体一致的。

现在，让我们来说几句带总结性质的话。

关于《隋唐演义》的成书过程及本事的考证，最为人所称引的是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隋唐演义》，小说也，叙炀帝、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车，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

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勘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海山记》。其叙宫中阅《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开河记》，三记皆韩偓撰。其叙唐宫事，则杂采刘餗《隋唐嘉话》、曹邺《梅妃传》、郑处海《明皇杂录》、柳程《常侍言旨》、郑棨《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大唐传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史官乐史之《太真外传》、陈鸿之《长恨歌传》，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

梁绍壬认为，《迷楼》、《海山》、《开河》等是《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褚人获是据此直接进入创作过程的。后来，人们陆续提出，《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等小说也是《隋唐演义》的基本素材，但对于《演义》荟萃取舍《遗文》、《艳史》的比重、程度、并无明晰的了解，所以仍然要加上“更撷取唐代以来的著名的野史杂录，如《大业拾遗记》、《明皇杂录》等的故事，加以排比衍述”等语，现在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据唐代以来的野史杂录排比衍述，“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的任务，在《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以及《混唐后传》（如果它确实成书于《演义》之前的话）已经完成，《隋唐演义》不过是将以上三书“缀集成帙”而已。

但是，《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混唐后传》都是大型的历史演义，它们的成书，也不是一次性的，同样有一个“缀集成帙”的过程。以《隋史遗文》来说，孙楷第认为“与其谓为文人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谈”，“或本市人话本，韞玉为润色之”（《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是很对的。如《遗文》第43回写罗士信为周郡丞设计拿获之后：

……罗士信既拿，府中没主，秦母姑媳，没人拦阻，俱

被拿来。可怜二人呵：

命如风里烛，家似春中冰。

秦母姑媳，都上了铙肘。

又如第46回写魏征耸动元宝藏投降秦琼：

……宝藏道：“有何善计？只有归附以全一城。足下可速具降笺，赴军前请降可也。”当日呵，真是：

仕途托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降。

都显示了话本的性质。《遗文》在回后总评中多处提到“旧本”（如第3回总评：“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亦无不可，予以为如此衅隙，歇后三十年，君臣何以为面目，故更之。”）、“原本”（如第35回总评：“按史：历城罗士信，与叔宝同乡，年十四，与叔宝同事张须陀，同建奇功，后士信归唐为总管，死节，亦一奇士也。原本无之，故为补出。”第55回总评：“原本李艺后不得见，兹为补入：既入李艺，则诸人又不得不补矣。”）可见《遗文》亦非袁于令的独立创作，他的工作只是对原本中“袭传闻之陋，过于诬人；创妖艳之说，过于凭己”之处，“悉为更易，可仍则仍，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

（《隋史遗文序》）而已。如原本中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事，于理甚为不合，故于令更易之，而《说唐全传》于此事仍保留原始面目。孙楷第《书目》谓《说唐全传》是“以褚人获书为底本而敷衍之”，就弄混了作品的源流。

《隋炀帝艳史》题“齐东野人编演”，其凡例谓：“历代明君贤相，与夫昏主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独隋炀帝繁华一世，所行皆可惊可喜之事，反未有传述，殊为缺典。故爰集其详，汇成是帙，庶使吊古者得快睹其全云。”又曰：“炀帝繁华佳丽之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韵者方采入，如三幸辽东，避暑汾

阳等事，平平无奇，故略而不载。”“爰集其详，汇成是帙。”实际上就是“缀集成帙”的工作。

追溯上去，则宋代说话中的讲史，方才是这一类作品的源头。《梦粱录》谓：“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辈，方是此类作品的基本作者。诚如鲁迅所说，这类作品，“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浑词，以博笑噱。”（《史略》）如秦琼当铜卖马之类，堪称典型。之后，“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史略》）。以隋唐故事而言，可知者有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之后有题“鳌峰熊钟谷編集”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的《唐书志传》等，“编辑”、“編集”、“编次”，都是缀集的意思。由于此“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同时，当时“载在人口”的传说与评话，仍然在自己的轨道上丰富、发展、演进，“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合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这种缀集的过程，不是一次就完成的。在缀集成帙的过程中，缀集者往往以自己的历史观和美学观对材料进行以删、改、补为手段的加工制作。弄清这个复杂的过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很为困难的。但只有努力弄清这个过程，我们才能认识中国小说演进史上某些带普遍规律性的现象，也才能对每一位在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缀集”工作的人物以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